**網台課程：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

**講稿**

簡介：

　　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近代漢語學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學術群體，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卻也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當中的各人皆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專精有所系統的思想建構，單單從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卻步的境況，例如：《牟宗三先生全集》有三十二冊；《唐君毅全集》有三十冊；《熊十力全集》也有十冊，而且，在浩瀚的卷籍中更涉及古今中西印等各個不同的思想系統，實在不容易消化或閱讀。有見於此，本節目即從中找出個別較為少人注意又理應不容忽視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要義，冀盼為大家管窺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部分精彩面貌。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十九集：梁漱溟的《人心與人生》之三：《人心與人生》的人生論**

**第一部分：《人心與人生》的人生論（20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今集我們繼續分享梁漱溟的《人心與人生》。

　　現在我們會先講《人心與人生》的人生論。梁漱溟先生在《人心與人生》的思想脈絡其實是從「人生」（人類生命）而說「人心」（人類生命的全部活動能力），從而以「人心」（「人性」即「自覺」）來再論說「人生」（「人生意義」的問題）。在上一集我們說到梁漱溟先生以「人生」來考察「人心」的過程中，論證出「人性」即是「自覺」，究竟這個結論如何運用到「人生意義」的問題上呢？《人心與人生》在這部分的討論約有七章的討論，我在這裏應該並不能全面地來講，主要講一兩個要點，即是「道德作為人生的實踐」與「道德代替宗教」的問題。

　　在《人心與人生》的第十七、十八章，梁漱溟命名為「道德──人生的實踐」，關於「道德」的問題，梁漱溟先生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已提出「人生三大問題」的說法，所謂「三大問題」，即是人對物的問題；人對人的問題；及人對自己的問題。對應於這三大問題，梁漱溟先生認為道德即是對應於人與人及人與自己的問題，在第十七章〈道德──人生的實踐（上）〉中，梁漱溟先生主要從人對應於自己而說道德的實踐即是人心的「自覺向上」，尤其對於「道德」之「真」的論述，他指出「人心」乃在於「人」的身體動物性之內，然而，從「人性」即「自覺」來說，則此「自覺」正好體現人能突破身體的動物性，從而發展出合宜於人與人及人與自己的「自覺」。梁漱溟先生自言：「事物的發展總是漸次量變而有突然質變。依重理智於後天之人心出現，正是一絕大突變，其特徵在人心之能，在其有自覺於衷。」（頁721）由這方面來看，梁漱溟先生從理智的「自覺」來說的道德實踐，在上一集，我曾提過梁漱溟先生對於「進化論」的認識應該還是停留在「經典達爾文主義」，甚至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借取科學化的思想來說社會的倫理問題，從梁漱溟先生所言說理智的「自覺」來說道德的實踐，則不難發現這種傾向，也可能比較接近我們一般認為荀子所取重智性的儒家思想路向。此外，梁漱溟先生在第十八章〈道德──人生的實踐（下）〉中把這種理智「自覺」從個體方面而延伸至群體來說道德實踐，梁漱溟先生指出人類生命與動物生命的不同之一正是具有群居性，他甚至乎說：「長大成人還是要生活在許多人事關係中，不能離群索居。因為必須脫離動物式自然生活，而向文明開化前進方才成其為人類。」（頁726）而怎樣才算是在群體生活中的「道德」呢？梁漱溟先生提出「貢獻」的問題，此即以其理智的「自覺」能為群體作出「貢獻」即是具有「道德」的「真」。如此，梁漱溟先生所說的理智「自覺」其實是源於「互惠式的利他主義」作考量的，即從理智的「自覺」來說，對待他者的好可以有利於自身。從荀子的思想來看，則梁漱溟先生的理智式的社群關係作為道德實踐的基本思想，似乎也有相干的符合處。然而，從荀子所說的「性惡善偽」來看，則荀子所說的「善偽」其實仍然是具有傾向於「善」之「能動」，只是，他比較強調理智一面和群居一面而說「性惡」。如此來看，梁漱溟先生從理智「自覺」而說的「道德」或「人生的實踐」其實仍然有不足之處，從實際境況來說，一個人即使從群體之中「自覺」地作出了有很多的「貢獻」，卻並不代表他就是「道德」，等於某某在各所大學都捐獻出許多錢，讓好多人得到獎學金讀書或做研究，為群體作出貢獻，然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其實是為了「積陰德」，因為他在其他地方做了許多累窮人失去家園的事。這樣，我們還可以說他是「道德」的「真」嗎？這方面的討論，我們還可以留待稍後再加詳細的伸論。

　　另外，在《人心與人生》的第二十章，梁漱溟命名為「未來社會人生的藝術化」，更分為兩小節來討論，第一節為「宗教失勢問題」而第二節則為「以美育代宗教」。為甚麼梁漱溟先生會討論宗教問題呢？這方面是因為梁漱溟先生對於「人」的感情的重視，他對於「人性」的論述固然重點在於理智的「自覺」上，然而，他又並不忽視人具有情感上的需要，而在他看來，「宗教」的作用即在於對治於人類的情感需要，觀乎西方的思想發展，他更指出宗教在現階段已經失勢，然而，人類的情感需要還是存在的，是以他倡導以「藝術」或「美育」來對治於人類的情感需要。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梁漱溟先生對於西方「宗教」的思考，他指出人類在演進的歷程中，宗教起著很大的作用，然而，在理智的發展成熟以後，則宗教的勢力自當衰退，這種說法或想法其實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梁漱溟先生更指出：「不要輕視西歐北美僅存門面的宗教，它在人們精神上失掉著落時難有彌縫之力，却依然在彌縫。費大力氣消滅宗教是笨伯，是歷史的插曲不是正文。」（頁741）有見於此，梁漱溟先生遂提出以「藝術」或「美育」來取代宗教所發揮的作用，但是，梁漱溟先生對於「藝術」或「美育」的說法也非一般的藝術教育言發揮一些審美的能力，從而舒發情感，而是從「禮樂」的角度來說「美育」，梁漱溟先生指出：「禮樂之為用，即在使人從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行上來，規復了生命重心，納入生活正軌。」（頁744）然而，舊日的禮樂己有許多不合時宜之處，如何建構新的體系或具體的措施，即在於各種生活細節的藝術化，是以梁漱溟先生即可以回到他所強調的鄉村建設事業上來講了。

　　透過以上兩個部分的討論，我們大致上可以理解梁漱溟先生所謂「人心與人生非二也，理想要必歸合乎事實」的說法，即是說，梁漱溟先生整本《人心與人生》的理論思考是始於以進化論的觀點來思考哲學問題，甚至是人生的道德倫理問題，透過他以現實的科學知識來論證「人性」為「自覺」，再由「自覺」可以分別從人對於自我及人對於人的不同方面建構一個具有藝術化的未來社會觀。這些觀點在當時可謂異常新穎而別具創見的。

**第二部分：《人心與人生》中「人性」問題的討論（10分鐘）**

　　各位聽眾好。現在我會繼續分享梁漱溟先生的《人心與人生》，這一節主要是討論《人心與人生》中的「人性」問題。梁漱溟先生在「人心」的討論中，論證出「自覺」即是「人性」，其中的「人性」的實義即是「人性向善論」，梁漱溟先生自言：「人之性善，人之性清明，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覺能動。」（頁651）對於「人性向善論」，在當代學術界曾經有過一場很精神的論戰，即是由傅佩榮先生提出「人性向善論」所引發的「人性向善」與「人性本善」的爭議，有學者認為這一爭議至少可以為孟子一系列的思想史詮釋帶來極為深刻的討論。以梁漱溟先生的時代來看，當然地，他並不可能見到這樣的爭議，然而，他對於「人之性善」的講法其實與「人性向善論」非常接近的，即本乎於非「道德」的理由而作「道德」的行為，用孟子的講法，即是「行仁義」而非「仁義行」；我亦說過梁漱溟先生的說法僅是類近於荀子，而荀子即使主張「性惡」，其實義還是強調「善偽」，即縱使具有向善之能也需要作後天的培養，而非僅從群體的互惠式的利他主義為最強的理由，關於荀子的「善」還有許多的討論，如他對「善」的定義僅是正理平治，似乎著重的乃是後果論的效益主義，然而，若從荀子的「偽」來說則又另有可詮釋。或者，這方面我們不作多講了。總之，梁漱溟先生在《人心與人生》的基本主張是「性善論」，而這一「性善」的實義在於理智的「自覺」而言，從理智的「自覺」再開展出他的未來社會的藝術化思想，如鄉村建設等，如此，我們則可以大致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要點。

──第二十一集完──